

珍藏版

龙吟凤鸣下天山



辛弃疾作品集

龙吟凤鸣下天山

辛弃疾 著

(上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龙吟凤鸣下天山

辛弃疾 著

(中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龙吟凤鸣下天山

辛弃疾 著

(下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：李 斌

封面设计：怀 宇

责任监制：刘青海

龙吟凤鸣下天山

辛弃疾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8.875 印张 71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—5418—1601—9/I·425

(上、中、下册) 定价：29.90 元

本社出版各类图书，涉及著作权，肖像权等权利
责任由编著者承担。如发生此类纠纷，请直接与编著
者联系，出版社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
本社图书凡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
刷厂联系调换。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大龙帮声威远扬，帮员众多，引起海盗对其垂涎，故派人卧底伺机将帮主杀害，自立为首。

帮主之子玄小龙自小在天山习武，惊闻帮中剧变，立时与小师妹下山为父报仇以及收复重整大龙帮。二人能否如愿？一场斗智斗勇以及腥风血雨之战正在酝酿。

龙吟凤鸣下天山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恶徒穷追 (1)
- 第 二 章 技压群雄 (59)
- 第 三 章 将计就计 (122)
- 第 四 章 勇救帮众 (173)
- 第 五 章 同仇敌忾 (230)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六 章 | 冤家路窄 | (291) |
| 第 七 章 | 收复分舵 | (339) |
| 第 八 章 | 中毒昏迷 | (401) |
| 第 九 章 | 火烧梅庄 | (456) |
| 第 十 章 | 挺身相救 | (478) |
| 第十一章 | 久别重逢 | (549) |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二章 | 乘胜追击 | (601) |
| 第十三章 | 巧破迷阵 | (656) |
| 第十四章 | 险遭毒害 | (679) |
| 第十五章 | 同心协力 | (717) |
| 第十六章 | 收复总舵 | (787) |
| 第十七章 | 天赐良机 | (842) |

第一章 恶徒穷追

澄静的苍穹，缀满了如宝石闪烁的繁星，轻风徐徐有声，树影儿婆娑，偶尔会自远方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嗥，更增添了塞上夜晚的寂寞。

含沙的土丘宛如一座座秃坟，凉城便在这大片土丘的西北方，这儿也是蒙古高原的最南部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驼铃道上忽然来了五骑快马掠起尘土，只见为首的是个虬髯怒汉，土丘起伏中，这怒汉把手往左方猛地一挥，五骑快马已斜刺里往荒丘背面疾驰而去，幽灵也似地越过土丘，只见一座小土屋出现在土丘半坡上，附近杂草与一泓池水，一匹快马拴在那儿。这五人真快，霎时便把土屋围了起来。

真静，至少在五人把土屋围住的刹那间是令人窒息的，只不过一顿之间，一声苍劲有力的声音沉沉地道：“于真，你们终于还是找来了！”

这声音自房内传至屋外，久久不散，屋外面的虬髯怒汉反而略带恭敬地道：“玄长老，我等也是奉新帮主之命来接驾的。”

又听一人道：“玄长老，咱们帮中有规矩，退职帮主转作长老之后，便由帮中奉养天年，你……”

忽听屋内沉叱道：“好个冠冕堂皇之辞，老夫知道那‘白面判官’丘泰来狼子野心，争权夺利，下阴手把大龙帮帮主之位抢去，他知道不除老夫他寝食难安，他会奉养老夫吗？大龙帮几时出过长老来着？”

屋外面，“催命使者”于真道：“凡事总有个开头，玄长老随我五人回去大龙帮，没有人敢动玄长老一根毫毛。”

屋内冷冷道：“如是老夫拒绝呢？”

于真道：“玄长老，你体谅咱们这是奉命而来，就如同玄长老一年前仍是大龙帮帮主的时候，咱兄弟们一切全听你的一样。”

另一人“幻影剑客”邵为仁道：“玄长老，塞上夜来风寒，咱们不想久待了。”

屋内传来厉叱，道：“权之一字，害人不浅。我交出大龙帮印信远赴塞外，那丘泰来仍不肯放过，你五人助纣为虐，也残害不少帮中好兄弟，我大龙帮不少忠义之士，如今落此凄惨下场，也罢，你们进来拿人吧，少说什么令人听了恶心的‘奉养’二字。”

“哗哗啦啦”声中，五骑马上的怒汉已自纷纷跃下马来，五个人的兵刃都举在手中。

那“催命使者”于真使的是一杆可折叠的三节亮银枪，只听“卡”地一声，三节亮银枪倏起接牢，他还舞了个大枪花，发出“咻”地一声响。

把守屋后的乃是“搏命郎君”杨远山，他老兄砍山大刀搁在肩头上，大马金刀地站在马头前嘿嘿笑。“幻影剑客”邵为仁的青钢剑指向地，嘴角有一种鄙夷的笑意。

“索命厉鬼”马洪双手托着铁链，索链的两端各紧着一支近尺长的尖镖，正左右闪晃着，只瞧这位仁兄的那张锅底黑脸，便知道他准备喝人血了。

“八臂快刀”风长山把一把尖得不能再尖的利刀托在他的手上，一副冷厉的样子。

“催命使者”于真粗声道：“帮主的命令是请回去最好，若有违抗，死！”

屋内一阵嘿然，道：“天底下的事情都一样，不怕敌人再强悍，只怕自己窝里反，大龙帮完了！”

于真大怒，道：“那是你玄长老说的！”

他左右看了一遍，亮银枪紧握在掌中，忽地冲近那扇木门，奋起一腿踢去，“叭”地一声，那扇木门被撞开来，猛抬头，屋内黑乎乎的一片漆黑。

于真后闪一大步，他沉声道：“玄长老，恕我于真不敬了。”

那宛如银河倏然泻落一天银星般，于真的亮银枪已往屋内递去。

于真功力甚高，面对往日的大龙帮帮主“千手如来”玄劫，他丝毫不敢大意地把全部功力运集在他的枪身上。

于真的亮银枪挑扎刺空，立刻腾身往屋内冲去，他人已冲进屋中去，然而，于真的双足刚刚站定，好一股强大的神力直把他的巨大身子往门外推去。

于真人在半空，口中已自发甜，等他一屁股跌出屋外，张口便“哇”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。

“于护法！”附近的马洪提着索镖扑上前。

于真双肩左右晃，立刻又站起来了。

不碍事，这老儿的掌力我还能承受他三几掌。”

风长山道：“于兄，里面看得清楚吗？”

“黑漆一片。”

杨远山抖着砍山刀，道：“别管了，咱们好不容易踩到他躲藏的地方，怎好在外干耗？”

马洪沉声道：“眼前若收拾不下玄劫这老狗，则不仅咱们五虎颜面攸关，也将误了帮中大事，怎好回去向帮主交代？”

于真似已喘过气来，他重重地道：“我想了个主意，你们琢磨……”

邵为仁提着长剑，道：“老大，你出点子吧！”

于真手抚胸口，道：“咱们之间以长山出刀最快。”

风长山却哈哈笑得得意，他不否认，因为他有个外号叫“八臂快刀”。

于真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风兄弟当先杀进去，且记不求有功

先求自保，使出你的一路快刀绝招护紧全身，直待我等随后扑进。”

杨远山四人无话说，立刻齐点头。

风长山人尚在土屋外面，他已舞动手上那把细长尖刀，撩起无数冷芒大吼一声：“杀！”

真的厉烈无比，当那一片极光刚消失在土屋门内的一瞬间，邵为仁正欲随之扑进去的时候，就听一声低沉地厉叱：“去！”

“啊！”立刻间，风长山的身子宛如断线风筝般自屋内飞出来，他在半空中的沉叫声令邵为仁急忙侧让，差一点二人撞个大满怀。

“轰”声起处，风长山的身子着实地摔在地上，还弹了一下才稳住。

风长山的左肩塌下来了，他张口猛吸大气。

于真四人忙围上来，那马洪骂了一句：“娘的皮！”

风长山已龇牙咧嘴地又站起来。

邵为仁道：“风兄，我二人侧身杀进去，你取下路，我招呼他赶快上路。”

风长山道：“正是我心中想的。”

这二人一个舞动尖刀，另一个抖起五朵剑花，一上一下地便往门内冲去。

另外三人紧守在土屋外准备拦杀。

风长山与邵为仁已冲进土屋内了，二人进屋未站稳，一股阴冷劲风已逼到身上来，透过刀芒，又听一声：“去！”

这二人就如同被挤出土屋外似的又被掌力推出门外，这二人相撞又拉扯，总算未滚翻在地。

那于真一见大怒，他吼叱：“玄劫，你能在屋内躲避多久，你怕我们五人合击就不出来？”他抬头看向茅屋顶道：“烧！”

风长山道：“屋顶是泥巴糊的，怕不易燃烧。”

杨远山道：“我有主意！”

于真忙问：“快说！”

杨远山道：“把绳子拴牢屋檐梁柱，不怕他不出来。”

马洪已自马鞍上取下一条绳子，杨远山也把马上挂的绳子取在手中。

于真嘿嘿发出阴森冷笑，道：“玄劫，掀了土屋顶，你又能躲得几时？”

果然，杨远山腾身上了土屋顶，他匆匆地找到了梁柱一端去套绳子。

马洪已上了土屋顶的另一边，长绳已在手上抖开来，那于真又厉吼：“玄劫，你……”

就在“你”字刚出口，忽地一团人影半蒙面地自屋内疾冲而出，真快，于真几人尚在一怔间，那黑影已跃上马背，拍马疾往土丘另一面驰去。

于真大声喝叱：“玄劫，你逃不掉啦！”

风长山随之一声吼：“追！”

这时候土屋顶上的马洪与杨远山二人也跃上了马背，五骑立刻衔尾直追，虽是黑夜，但黄沙尘土飞扬，只见前面一骑奔驰如飞，霎时已有数里之遥。

于真马上狂吼：“抄斜路堵上，快！”

他似是五人之首，话出口就见风长山与马洪二人已分左右包抄过去。

邵为仁与杨远山紧随于真发狂地往前追去，此时前面出现一道大丘高原形土坡，前面那人已拍马上了土坡上。

那人似是回头看，他忽然抛鞍下了马，一掌拍在马背上，那马立刻往坡下奔去。

再看那蒙面人，他双目如铜铃闪射出慑人的光芒，等着一场搏斗了。

於是，“催命使者”于真当先驰上土坡，他似是迫不及待地滚鞍下马，第三节亮银枪猛一抖，立刻成了一支六尺长的亮银枪

在手上。

于真哈哈冷笑不已，因为这时的“搏命郎君”杨远山与“幻影剑客”邵为仁也拔出兵刃围上来了。

双方未开口，但往上扑来的“索命厉鬼”马洪已大叫：“围紧了，再别叫他逃掉！”

“八臂快刀”风长山此刻也到了。

那于真双手托着亮银枪嘿嘿冷笑，道：“玄劫，取下你的夺命伞吧！”

蒙面人只是冷笑，他那双掌清晰地发出格格声，节节骨节在响动。

“八臂快刀”风长山挨过一掌，他面皮丑恶得阴森森道：“我先上！”

他右手尖刀带着一股劲风发出丝声，已指向蒙面人的胸前八大穴刺去。

蒙面人双目圆瞪如铃，不退不闪，右掌倾力劈出，左掌猛然斜击。

蒙面人这套手法又比之空手入白刃功夫更高一层，他拍击的动作简单，但功力了得。风长山的刀虽快，却也难逃被逼退的厄运。

风长山收刀卷地再杀，一边的马洪抖着索镖跟着一句厉吼：“看镖！”

一点寒星飞得疾，蒙面人出腿更疾，镖走中途被踢偏，风长山急忙举刀刺向蒙面人双腿，蒙面人仍然未动，却已引来“幻影剑客”邵为仁的愤怒，他大吼一声：“咱们围杀！”

“搏命郎君”杨远山已从侧面向他杀去。

一个蒙面人被五个淮上大龙帮大护法围杀，这在江湖上十分罕见，除非是曾任淮上大龙帮帮主的玄劫才有此能耐。

只不过四人围杀得狂猛，蒙面人却仍以一双肉掌应付有余的样子，倏忽间幻化出一片掌影，劈削有致。

于真看得动心，他估不到对方竟然如此了得，在大龙帮十二载，从未想到玄劫的功夫已到了这等境界。忽然，土丘上尘土飞扬中传出几声“劈啪”巨响，人影也随之闪晃，“催命使者”于真从往外撞的马洪身侧举枪便刺。

马洪单掌按在肚子上，脸上白得无一丝血色。

于真原是在土屋内挨了一记重手法，他此刻衔恨出手，压箱底的玩意也使出来了。

蒙面人不声不哼，以一双肉掌穿梭在四件兵刃之中，好身法看来粗野中不失细腻。

风长山仗执着快刀，他贴身直欺而上，尖刀不卷反扎，直往蒙面人面上挑去。

此刻的蒙面人掌力劈出刹那间，掌沿已绝快地拍上于真的枪身，另一掌同时拍出，掌风拂处，已印上左面的邵为仁小腹之上。

就听邵为仁“哇”地一声，直喷出两大口鲜血，人已往外撞去，“轰”地一声翻倒在地。

一时间五人连伤两个，于真忙出声大叫：“邵兄，你没有大碍吧？”

邵为仁难以回答，急忙盘膝坐地调息。

于真转回头，他发觉风长山灰头土脸的，刀法散乱，已不成章法。

只有“搏命郎君”杨远山尚在拼力狂杀。于真心中明白，今夜只怕是难达心愿了。

心念间，就听他抖枪狂刺中大叫：“杨兄、风兄，快扶他二人上马，咱们重整旗鼓，改日再杀！”

这光景谁也看出来今夜难有便宜可占，再打下去，难免全军覆没。

风长山见于真已截住蒙面人拼力拼杀，他立刻拉了附近马洪一臂，道：“马护法，上马。”

那面，邵为仁吐的鲜血沾湿前襟一大块，他在杨远山的搀扶下正吃力地爬上马背。

杨远山撮唇一声呼哨，当即上了马背，那于真十一枪倏然疾刺，看上去他逼退了蒙面人。那蒙面人脸上却是边闪边冷冷地笑，他仍然不开口。

就在蒙面人左闪右跳间，于真也跃上马背疾驰狂奔的追向风长山四人去了。

蒙面人并未追赶，他大马金刀地站在土丘之上，那副金刚怒目的样子令人看了生畏。

“咻”地一声，蒙面人拉下蒙面巾，他的模样却并非是年过五旬红脸单凤目的淮上大龙帮帮主玄劫。

借着今夜初升的圆月，可以看清楚大概，他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有一副鹰目在闪动，他的面颊突出得好像骨头有些畸形，一双特别长的手臂好像有鲜血在滴，只不过这白发老人并未稍皱眉头。

此刻，土丘附近的一匹快马直奔到老者身前，那老者跨马就走，急急地又奔向小土屋方向。

怒马在小土屋前停住，土屋内有个声音：“老哥哥吗？”

“是我，贤弟，好险。”

老者推门而入，土屋中有了灯光，只见有个土炕在土屋的一边，另一边却是个锅灶。土屋内十分简陋，连凳子也没有，土炕的一角跌坐着一人，此人正是淮上大龙帮前任帮主“千手如来”玄劫，有一把夺命铁骨伞就放在玄劫的身边。

那老者走近土炕，他重重地道：“此地不宜久留了，贤弟呀，快随老哥我去天山吧！”

那玄劫摇摇头，道：“老哥哥，躲在此地快一年了吧，淮上大龙帮偌大的基业，我玄劫怎肯就此罢手？”

他双目迸射出慑人的光芒，又道：“帮中的忠义兄弟们绝不会甘心受姓丘的欺压，我有责任重振大龙帮雄风呀！”